



横

巨人M书
郑开慧

祸

飞

来



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 录

横祸飞来	1
1. 一位老奶奶仰脸躺在马路当中	3
2. 好心换来驴肝肺	9
3. 公道与人道	14
4. 后盾	23
5. 爱心与童心	29
6. 梦想成真	37
7. 三剑客	43
8. 海湾战争升级了	51
9. 真相大白	59
10. 烽火又起	64
11. 又是一场海湾战争	70
12. 一份遗嘱	73
13. 尾声	76

忧郁少年	77
1. 新闻！特大新闻：癞蛤蟆想吃	79
2. 他双手冰凉冰凉，呼吸也急促了	85
3. 嵇老师从没有这样激动过	91
4. 只差最后十步，他就永远永远地	95
5. 要说偶然，并非偶然	101
6. 他找到了一个何等奇妙的世界	106
7. 一个上午，何冕成了全校风云人物 ...	111
8. 人的感情啊，是个最难驾驭的怪物 ...	118
校园迷案	121
1. 俞 = 偷？	123
2. 来者不善	129
3. 怪人	134
4. 父与子	142
5. 全体出动	149
6. 侦察追踪	153
7. 眼镜蛇	156
8. 深入虎穴	163
9. 月夜黑影	168
10. 水落石出	173
后记	179

横 祸 飞 来

1. 一位老奶奶仰脸躺在马路当中

“老奶奶！老奶奶！您怎么啦？您……”

一位老奶奶仰脸躺在马路当中，四肢僵直，一动不动，就像死去了似的。

曾真慌忙扔掉手里的自行车把柄，借着十米外的一盏街灯的微弱光线，蹲下身子，凑近一看，只见老人家脸如白蜡，干瘪的嘴唇微微张开，一双圆睁的眼睛可怕地向上翻着。曾真忙伸手去拉她起来。可她是那么沉，根本休想拉得动她。

曾真的心不由扑通扑通剧跳起来。这是一条僻静的小马路，十一点钟以后，很少有人走动。除了偶尔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两声汽车的喇叭声，真可谓死一般的沉寂。怎么办呢？她突然想起卫生老师给他们上过的急救课，不容多想，就壮着胆子骑到老奶奶的身上，做起人工呼吸来。

做到第二十下，也许第三十下，终于看到老奶奶苍白的



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嘴角边吐出儿许泡沫。她这才停下手来，发现自己已经气喘吁吁，脖子上、背心里粘乎乎的，全渗出了汗。

好不容易，她听见一阵脚步声从身后传来。她忙转过头去看，一个黑影子正朝着自己走过来。她急不可待地等他走近了，就迎上前去：

“叔叔，快，快帮个忙……”

多亏了这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就住在这附近，三步并作两步奔回家去拨通了“120”。不出十分钟，从救护车上跳下两个高高大大的医护人员，把不省人事的老奶奶搬上了车。车上腾出一个空档，正好留给曾真和小伙子。不容吩咐，两个医务人员把曾真的自行车也一古脑儿搬上了车。

一刻钟后，随着一阵叮铃当啷声，他们来到了东华医院的急诊室。

打针，输氧，补液，经过一阵子忙乱之后，老奶奶的眼睛开始会眨动了，可是仍不能说话，神志始终不清。

护士把一张病情记录卡交给小伙子，小伙子又把它递给曾真。曾真打量着这张空白的病历卡：姓名、性别、年龄、住址……除了性别一栏外，她什么也填不上来……

“她是你什么人？”小伙子问，“奶奶，还是外婆？”

曾真摇摇头。

“那她是……”连小伙子也弄糊涂了。

“我在市少年宫参加彩排回来，只见她倒在地上，已经

失去了知觉。”

一听这话，在旁的医生、护士，还有一些正在观察室护理病人的家属——齐围拢上来。可惜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位老奶奶，自然也没人知道她的住处。

“摸摸她的身上，看有没有什么证件？”一个中年人说。

一位年长的护士果真伸手在老奶奶的身上摸索起来。倒真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她立即解开衣扣，从那里面的夹袄口袋里取出一只手绢包儿。

打开手绢包，露出了一张身分证，还有三元六角五分人民币。

身分证上记着：

姓名：余月珍。

住址：九曲路 369 弄 88 号。

有了地址，就好办了。赶紧通知她的家属。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着。

曾真也长长吐了一口气。

“那一带我熟悉。我去一趟！”这小伙子真是个热心人，说着就要走。

“等等，”曾真叫住他，从口袋里掏出自行车的钥匙，交给他，“你骑我的车去。”

小伙子站住，朝她看了一眼，接过钥匙，说了声：“好嘞，我马上回来！”就一阵风似的出了急诊室。

一刻钟过去了，小伙子没有回来。

第二个一刻钟过去了，仍不见小伙子的身影。

“你认识他吗？”那位年长的护士问。

曾真摇摇头。

“那你怎么能放心把一辆自行车交给他呢？”

“小姑娘，你还不知道现在的人啊……”一个病人家属只说了半句，咽了下去，她的言下之意：“坏人并不比好人少呀”。

曾真只能睁大一双眼睛盯住他们看。说实话，她压根儿就没想到过这些。眼看着这位老奶奶舒过一口气来，可毕竟还处在昏迷状态，仍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必须请她的亲人赶快来到身边；而她的亲人们一旦发现老人失踪，也肯定会急得团团转，说不定正在到处寻找呢。她既然有一辆自行车，怎么能不借呢？

“也许她的儿孙不跟她住在一块。”有人往好处想。

“也可能是半夜三更，门牌号码找不到。”又有一位作这样猜测。

曾真始终没有离开过老奶奶的床前。随着一阵阵急促的呼吸，老奶奶的胸部一高一低地起伏着；嘴巴微微张开，这说明从鼻子里输进去的氧气还不够用，嘴巴也在帮助呼吸；嘴唇呈紫褐色，时不时作轻轻的抽搐。曾真学着刚才医生的样子，忍不住悄悄地伸出右手，轻轻地按住老奶奶的手腕，将自己的食指和中指搭在她的脉搏上。她感觉得出来，这脉搏是微弱的，微弱得有时简直摸不出来。她真害怕老

人家的心脏会突然停止了跳动。

于是，她忍不住又一次抬头张望门外；那小伙子怎么还不来？

2. 好心换来驴肝肺

其实,这热心的小伙子倒是个好青年。他叫林扬,在附近邮电局工作。一离开医院,他就飞也似的踩着自行车,像送加急电报一样,连气都没来得及喘一口,找到了九曲路369弄。然后推着自行车,挨门挨户寻找门牌号码。数到第八幢房子,末尾第二间正是88号。

敲了好长一段时间,门终于开了,半掩的门口出现一个相貌堂堂的中年男子,他就是老奶奶的大儿子余家骅。听了林扬的述说,他扶了扶脸上的玳瑁眼镜,弯下腰扎好鞋带,披上外套,刚要随小伙子出门,却被屋里传来的一声女人声音叫住,停住了脚步,又返身折回屋里,并随手关上门。当他再次出现在门边时,态度就有点不同了。他希望林扬再到楼上去通知一下他的弟弟——余奶奶的小儿子。小伙子实在有点弄不明白,既然是你的亲兄弟,干吗还非得要我去通知呢?

“真不好意思，我们两家差不多有半年不照应了。”这位斯文的男子，白净的脸上露出几分歉意。

凭着这份谦恭的态度，一看就知道是个喝过不少墨水的人。小伙子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打听他们兄弟间的不愉快历史，旋即转身上楼。

老奶奶的小儿子叫余家驹。同他阿哥比较起来，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虽然年龄不过三十七八岁，但一看就知道是个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显得十分精明、十分老练。他很快开了门，一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劈脸就问小伙子：

“我姐姐通知了吗？”

林扬摇摇头。说实在，他直到此刻才知道老奶奶还有个女儿。

“这个月老娘住在我姐姐那里。老太婆怎么会出毛病的，只有她才晓得。”

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可是，老太太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身边没一个家属怎么行？你们告诉我地址，由我负责通知你们姐姐，你们俩赶快去吧。”

兄弟俩互相对视了一会儿，想不出理由不同意。

就这样，小伙子又踩着车找到了老奶奶的女儿家。好在路还不算很远，为了尽快赶到医院，他让这位至少有一百七十磅的女人坐在自己的自行车后座上，把她带到医院。

到了医院门口，小伙子实在有些惊奇，那两兄弟怎么到

这会儿还没进去？他原以为有这么些工夫，他们早该站在母亲的病床前了！看他们这般踌躇不前的样子，实在想不通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这就是小伙子姗姗来迟的原因。

曾真一眼看见小伙子领了三个陌生人走进急诊室，连忙站起身让到一边，以便把病床前的位置腾出来。可这三位老太太的亲生子女并没有走近床边，却都折转身上办公室找医生去了。

医生告诉他们：老人可能是脑中风。当然，准确的诊断还需要等到做过CT检查以后。

“我想问一下，她怎么会摔倒在地上的？”大儿子不愠不火地问。

医生答不上来，目光很自然地落到曾真的身上。

“我在市少年宫参加节目彩排，回家时，半路上看见她躺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知觉。”

“不对。”没等曾真说完，老奶奶的大女儿余家英立刻扬起她那修成一条线的长眉毛插嘴说，“老娘今天一天都是好好的。早上我买给她一碗豆浆，二两生煎馒头，吃得一只都不剩。中午我上班，让她自己用蹄髈汤下面——这两天，她胃口特别好，精神也特别爽，从没听她讲过有什么头痛脑热的，怎么会突然昏倒呢？绝对不可能！”

“不过，刚刚量过腋下体温，38.5℃。”护士说。

“反正，假如没人碰她撞她，自己昏倒是不可能的！”这胖女人提高了声音，摇动着浑身的肥肉说。



“你是骑自行车路过的？”大儿子余家骅态度和蔼地问曾真。

曾真茫然地点点头。

“发现我母亲时，旁边还有没有别人？”余家骅又问。

曾真认真地摇摇头。

“你的车技怎么样？”

曾真不知问者何意，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

“你今年几岁？”余家骅决定把问题提得更明确一点。

“十四岁。”

“你什么时候学会骑车的？”

“到明天正好三个月。”曾真如实回答。不到一年以前，她以一百九十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人人羡慕的市重点中学，她自己高兴，爸爸妈妈也别提有多高兴，唯一遗憾的是，学校离家太远，而且公交车辆又不方便，爸爸这才下决心给她买了这辆凤凰女便车。

“才三个月，车技当然还不老练。”余家骅摘下眼镜，取出块手帕，边擦着眼镜边说，“深更半夜，光线很暗，加上困意朦胧，一眨眼，没有看清前而走着位行动迟钝的老太太……”

“你的意思是说，是这小姑娘把老太太撞倒的？”在一旁的林扬终于听明白了余家骅的言下之意，急忙摆手说，“不，不，我看这小姑娘是个好小囡……”

“我也看得出她是个好小囡。”余家骅说，“马有失蹄，人有失手……”

“我没有，没有……”曾真连忙分辩说，“我没有撞倒老奶奶！我没有……”

“如果有人能出来证明，我们就不来吃牢你了。”余家英说。

“是呀，有啥人能帮你证明？”一直没说话的小儿子余家驹也开腔了。

曾真怎么也没想到，好不容易等来了老奶奶的亲人，结果竟会是这样！她惶恐地睁大了一双眼睛，求救般地望着周围的人，望着曾经帮助过她的林扬。

可是此时谁又能为她作证呢？小伙子也是在她以后才到现场的。

“我没有！我就是没有！”曾真终于伤心地哭了起来。

“我们应该相信这姑娘。”周围不少人在劝说。

“为啥？凭什么？”余家驹说，“要不然，她为啥介起劲？”

“你这算什么话？”小伙子林扬也来火了。

“什么话？标准的上海话。头脑没毛病的人都听得出。谁闯出来的祸，我们就找谁负责。要晓得，老太只有半劳保，住上一月两月，花一万两万，谁个知道，我们去寻啥人报销？”

“还有这住院费、护理费，根本就报不了销！”余家驹提醒说。

“再说，老娘一把年纪了，看这景况，谁也难保她有个三长两短。那时的一笔费用也不是个小数目啊！”余家驹边说边盘算着，找到了这个替死鬼，真好比天上落下一笔大钞